



巡视大江南北的 毛泽东

萧心力 主编

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

》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冷 然

责任校对：林福国

封面设计：赵 刚

版式设计：赵 刚

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

Xunshi Dajiang Nanbei De Mao Zedong

萧心力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2 插页 305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5004-1328-9 /K·198 定价：7.30 元

萧心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一、察看黄河·····	(1)
不能藐视黄河·····	(1)
恶水可以变好水·····	(3)
走进农家·····	(5)
亲探鼠洞·····	(10)
惊看“悬河”·····	(14)
指点古城·····	(17)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
二、巡视长江·····	(23)
下不了的黄鹤楼·····	(25)
规划三峡工程·····	(35)
骑驴子也要看·····	(37)
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39)
点评历史人物·····	(44)

谒祭中山陵	(49)
虎踞龙盘今胜昔	(53)
检阅人民海军	(57)
三、攀登西子湖畔山峰	(60)
四、漫步北戴河滨海滩	(65)
五、到中流击水	(70)
谁说长江不能游	(70)
湘江试身手	(73)
万里长江横渡	(76)
“工人阶级好”	(81)
吃了芒果 要吐出钢铁	(84)
六、大巡视·一九五八	(87)
领袖突来小营巷	(87)
手扶铁犁走一趟	(98)
农业生产机械化是个方向	(106)
要搞煤的综合利用	(113)
不要把我当戏拍进去	(117)
考车间主任	(121)
除“七害”与“打破碗花花”	(123)
灌县是个好地方	(129)
雨夜视察隆昌气矿	(134)
真正的湖北风味	(141)

争取进步 这就很好·····	(145)
不要害怕群众·····	(147)
省点给老百姓穿·····	(149)
针灸大有名堂·····	(151)
我也像个农民了·····	(159)
粮食多了怎么办·····	(163)
分久必合·····	(170)
人民公社好·····	(177)
拿到手才算数·····	(181)
先看农业·····	(185)
有了粮食和钢 什么都可以搞·····	(190)
老讲书本上的道理不成·····	(194)
又是一次黄鹤楼·····	(199)
不要只说成绩·····	(201)
夜上珞珈山·····	(203)
三顾茅庐也要看你们出铁·····	(210)
走人多的地方·····	(223)
真是对老鼠大为不利·····	(228)
你们也有发明权·····	(230)
专列停在三等小站·····	(236)
群众积极性越大 越要关心群众·····	(242)

七、故园行 ·····	(248)
回到家乡才有自由·····	(248)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250)
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	(252)

故居旧物耐人思·····	(259)
当了一回少先队员·····	(264)
干部要来个三结合·····	(266)
多游一次就多活一年·····	(270)
凡有群众的地方都要停车·····	(273)
我保险哪个敢·····	(276)
依依惜别情·····	(284)
 八、专列停靠夏家桥·····	 (288)
 九、视察农村小水电站·····	 (295)
 十、行千里路 倡调查风·····	 (304)
 十一、重上井冈山·····	 (314)
 十二、神秘的行踪·····	 (336)
隐踪滴水洞·····	(337)
二〇三工程·····	(342)
临战状态·····	(345)
钟馗打鬼·····	(353)
分道扬镳·····	(355)
政治遗嘱·····	(360)
纵情于故乡的山泉水中·····	(366)
宣战·····	(370)

十三、巡视大江南北·····	(371)
我要到外面走走·····	(371)
下榻东湖宾馆·····	(372)
我要他们打不倒你·····	(374)
语惊四座·····	(381)
形势大好·····	(385)
十四、惊心动魄走一回·····	(390)
“翻车了 倒大霉了” ·····	(390)
文的不行 就来武的·····	(397)
险象环生的六天·····	(402)
谈话纪要·····	(409)
附录一 随毛主席视察散记·····	(420)
附录二 毛泽东在“第二故乡”	
——毛泽东在刘庄的生活片断·····	(436)
后 记·····	(451)

一、察看黄河

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极为复杂，毛泽东基本上坐镇中南海，运筹帷幄。至 1952 年下半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朝鲜战事也有了根本的改观。于是，毛泽东决定南下，去视察中华民族的发祥之河。

不能藐视黄河

常言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黄河有着她特殊的地位。记得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在葭县观赏黄河时，曾对这一说法作过评论。他说：“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川口渡黄河到华北去。当船行至中流，毛泽东望着滔滔的黄河水，听着

船工们沸人热血的号子声，情绪激荡，深深地吸口气，突然转身望着船上的其他人，问：“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名水性好的。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他能游！”有人喊。

“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石国瑞大声说。

一向沉稳的孙勇瓮声瓮气地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紧接他的话头大声说：“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这一声倡议，把船上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经过片刻尴尬的沉默，有人小声嘀咕：“哎呀，今天不行哪，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好像刚从水底冒出头似地喘过一口气，忙附和道：“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大笑：“哈哈，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呵！”他转而望住像陕北的小米粥一样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漩涡，似乎在思考、估量、比较……他毕竟没有下水，长长吁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尽管黄河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但他同时也深知黄河水患给广大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治理好黄河，就不能改变生活在这一流域地区农民的境遇，就不能改变大西北和中原的落后面貌。新中国必须彻底根治黄河水患。毛泽东此次视察黄河正是着眼于这一点。

恶水可以变好水

1952年10月底，秋收之后，开始进入了农闲季节。毛泽东的专列向河南方向疾驰。随同毛泽东这次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等。随行的工作人员有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罗光禄、侯波、李银桥、孙勇、马武义等。

10月28日下午，专列到达徐州车站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步行向车站的开口处走去。恰在此时，随行人员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滕代远由于疲劳过度和饮食不足，突然发生低血糖，晕倒在车厢的门口。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急忙对他作了粗略的检查，然后请服务员弄来了一碗糖水，让他服下，很快，他的精神好多了。

滕代远的病情缓解了，王鹤滨请他在列车上休息一会，自己迅速跳下火车，朝毛泽东一行走去的方向跑着追了上去，追了好大一截路才赶上了队伍。汪东兴见状，回过头问道：“王大夫！干什么走啦！跑得气喘吁吁的！”

王鹤滨将滕代远得病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旋即他又把这一情况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听完后便回过头来问王鹤滨：

“病得重吗？”

“病情缓解了。”

之后，毛泽东见到滕代远时关心地说：“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再外出视察工作时，你不要陪行了，派个副手就行啦！”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徐州市委招待所稍事停留。这时，东道主给毛泽东送来了土特产——几个砀山梨子。这种梨子个头很大，每只足有二三斤重。毛泽东收下了梨子，看了看笑着说：

“谢谢啦！你们尝尝吧！”说着用手指了一下随行的人员。主人用水果刀将梨皮削去，将梨切成许多小块，用盘盛着先送到毛泽东的面前。

“我的牙齿不行，吃了会痛的！”毛泽东笑着谢绝了。

稍作休息后，毛泽东等人便从招待所出来，乘车看了市容。

徐州古称彭城，史书记载它“其山嵯峨，其土颖多”。后来虽为“楚汉相争之场，南北朝屯戍之所”，但“遗台故垒，掩翳榛莽，陵谷迭变，风烟犹昔”。毛泽东熟读经史，对徐州的风物人情是有深刻了解的。

“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毛泽东讲道。

“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争夺的要地！”罗瑞卿补充说。

观赏完市容，毛泽东又驱车去看黄河古道。汽车行驶到一条东西向的大街上，在一个北向的不大的门前停了下来。毛泽东走下车，见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刻着“云龙山”三个大字，便知这儿就“云龙山”的脚下了。

云龙山确实不高，毛泽东一行在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等人的陪同下，没费多大气力就登上了顶峰。

当踏上云龙山顶之后，感觉就迥然不同了。这云龙山倒也气派得很！向东南方向望去，视野里的地势陡然低洼了下去，俨然像是登在了极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低洼的盆地就在

你的脚下向远方伸延，很远、很远，越远越低，一直到目力所及的尽头。登上这云龙山，使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极目望去，那东南方向的山峦、河道、村庄、城镇、沟壑、林木，统统地匍伏在脚下。

毛泽东站在山顶上，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这时，华诚一走到他的一侧，用手指着远去的黄河古道。毛泽东顺着他的手势，眯着眼用力地望了望，微笑着说：

“啊，那就是黄河古道了！”说着，也用手向黄河古道指了指，确认那黄河古道的位置。

毛泽东在云龙山顶向四周眺望，看到九里山等处都是光秃秃的，就问：“那些山为什么没有种树？”

华诚一回答说：“徐州这地方，土质不好，不容易绿化。过去乾隆皇帝路过徐州时，说这里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那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毛泽东接过话头说，“群众是英雄嘛，发动群众，穷山可以变富山，恶水可以变好水。要知道，一株10公尺高、44厘米粗的树，一年能贮藏一吨水呢。只要将群众动员起来，上山栽树，就一定能改变徐州铜山的面貌。”

毛泽东的这番话，激起了在场的徐州市委负责同志们依靠群众绿化荒山、改造自然的热情。他们先后表示要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发动群众，誓叫荒山变模样。

走进农家

毛泽东的专列在徐州作了短暂的停留后，又继续行进了。

10月29日下午7时许，专列开进了河南兰封车站。河南省委、省军区的负责同志张玺、吴芝圃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前来迎接，并想请毛泽东到开封市休息。罗瑞卿说：“这不必提了，主席怕打扰，原来不让通知你们……再说主席明天要到东坝头看黄河，晚上就住在兰封，免得再走回头路。”

当晚，专列就横卧在简陋而寂静的兰坝支线上，毛泽东在专列上过夜了。

大自然从晨曦中苏醒过来，距专列停靠地一二里外的许贡村里传出一声声的报晓鸡鸣。

值班卫士通知大家，毛泽东走下车去了。随行人员都急忙跟着下了车。毛泽东一行在霞光的沐浴下，朝着许贡村走去。

一抹阳光射在打谷场上，把场地染成了金黄色。一群麻雀从树梢上俯冲下来，在打谷场上的阳光中跳跃着。

看上去像父子俩模样的两位农民，正在打谷场上。年长者约莫50来岁，年纪轻者则在30岁左右。两人都已穿起了棉衣，双手交叉地抱着双肘，以抵御深秋早晨的寒冷，眼睛注视着从专列上走下来的这群人。

农村的清晨，走出村头的人很少，站在打谷场上的这两个人，就成了毛泽东首先要访问的对象了。

身着草绿色呢制军大衣的毛泽东信步走进了打谷场，他同农民亲切地打招呼并与他们握手，随后便亲切地交谈起来。

“今年收成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负担怎么样？”毛泽东关切地问。

“今年年成还好，只有豆子收成薄。”那位年老的农民边说边抓起一把豆子给毛泽东看，接着又说：“我们的生活一年

比一年好，负担也不重。”

“够吃吗？”毛泽东又关心地问。

“解放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高了，能吃饱。”年轻的农民回答着。

“不过，这里的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庄稼收成不行！”年老的农民补充道。

“要改造这盐碱地，就能提高产量。”毛泽东献策地说。

“能行？！”年老的农民关心地问。

“行！”毛泽东肯定地鼓励说。

农民笑了。

毛泽东与农民握别后，离开了打谷场向西走去。这里有点像陕北的黄土高原，但土山没有陕北的高；沟壑又有点像雁北，但沟没有雁北的深；真是一种特有的黄河南岸的地貌。顺着光线望去，在百米多远的小土山沟里，镶嵌着数家农舍，深秋早上的阳光，斜照在小山沟北侧的山坡上，把农舍镀上了一层金黄色，与南侧山坡阴影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小山坡下东侧的平地上坐落着几处瓦房，这里是小学校所在地。毛泽东路过小学校时，走到窗子下停立片刻，听听有无学生的晨读声。走过这所小学校，就来到了一条南北向的农村大道上，远处看到的小土山沟，就在大道的西侧。要进入那个小山沟，须要穿过马路，再要爬上土山坡上的一条像梯子一样的路，它有一间半房子的高度。随行的卫士李银桥和孙勇一左一右扶着毛泽东上了土坡，上得坡来就可看到沿着北山坡一字排开的数间北房。

毛泽东由省里的同志陪同进入中间一家的房子里。这是老贫农董宪德的家。家的女主人像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

婆，她正坐在一个圆形的大柳条筐箩的东北侧的小矮凳子上，面对着筐箩，背靠近锅台，筐箩里放着些未脱粒的玉米棒子。她的头低向筐箩，双手伸到筐箩里脱玉米粒子。

毛泽东坐在东西向的长凳子上，把腰弯了下来，并将头部稍倾向右侧，与在他眼下的、筐箩对面的老婆婆拉起了家常。

“我们来看看你们，你家的人哩？”毛泽东首先关心地问。

“儿子当兵去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着，手里不停地搓着玉米棒子，用手将玉米粒弄脱下来。

“还有什么人哪？”毛泽东又问。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她一面搓着玉米，一面平淡地回答。

“打的粮食够吃吗？”

“打得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啊！”

从交谈的情形看，老太太并不知道与她拉家常的人是毛泽东，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她一直埋着头做她的营生，头也没有抬一下，也没有看过和她交谈的人一眼。

“我们要走啦！”毛泽东离开长板凳站了起来向女主人告别。

“你们走哇！不喝点水呀！”女主人用农村的客套话，算是与客人告别了，她仍然坐在矮凳上未动地方，搓着那脱不完的玉米粒子，头也不抬地问着话。

“不喝啦！”毛泽东恭敬地以实对虚地回答了女主人的客套。之后，迈着沉着的步子走出屋外。

毛泽东顺着原路下坡，由于坡陡，李银桥、孙勇又去搀